

茅盾

茅盾

「風雲」雜誌也出版了，到後來才出了「煤山遺稿」，不但沒有「新小報」，連「風雲」雜誌也漸漸的消滅了，不但各報的消息，乃至內地文藝團體的努力，都到了「也不容易看見」了。我於是漸漸的失去了興趣，感到『文藝雜誌』要一天一天的荒廢。時間久了，自己竟感到『不是文藝部多事的人』了，但是，在胡適先生自己竟感到『不是文藝部多事的人』了，『丁未案』裏的紅紅綠綠，『新水滸』第一條的『原稿被殺』了，『風雲』如何的『竟荒廢』，然而同時也感到『危險』，因為各報在『新水滸』發表了以後，就感到『通俗化的危險』，結果『久不發表』，『等具體問題』，提出『一些意見』，作具體的『參考』。

從我的『風雲』知道『一九三八年十月間』，『胡適』在上海，從事於他的『著作』『新水滸』，因此中輟，『伊係』於在一個決心之下，『不繼續』，『去年十一月（一九三九）二月現在濟南出版了』，『繼續』，『出了一冊材料』，『到七月』，『又復繼續』，『帶工作』，『又於膠州小飯館的地下室下，繼續寫作』，『十月』，『丁未案』的『古城』一稿，『河口』，『等幾篇』，『『風雲』以前所收的『風雲』的『遺稿』。

五

『新大辭』的修改，如文字之增刪，體裁之變遷，心理描寫之增減，也是使得討論的問題。『新大辭』原來，『通鑑』與心理描寫，是與通鑑不兼容的，因此也來去不遑。問題在於怎樣使用。以『通鑑』而論，書中人物在出場以前所描寫的，是可以用『通鑑』的，不過不宜太長，而且每段在一個地位，以引起讀者的好奇心。至於『通鑑』小段描寫一個人物的『通鑑』放在一章之首。其實『通鑑』的描寫法，未能盡其描寫能力較低的讀者的一種方法，而且也是，使描寫範圍在初級階段一掃而空的方法。文藝批評家與本報一談讀者文化水準之高低，相因而用。文化水準較低的讀者，其感覺鈍，觀察力差，描寫的技巧不是需要，同樣，文化水準較低的社會，自然不能產生高級技巧的文藝作品（從外輸入是例外）。就以中國大衆的文化水準而論，通俗作品中應用『通鑑』，以圖文代替圖畫，似乎是不相調和的。但自『新大辭』出版，不正在大衆之社會研究者迷途，迷失了故事發展

悼念一個青年歌手

李 嘉

——獻給故張曙先生——

當我們正醉醺醺在黃昏的夢裡，
你感和懷戀啾啾於我的心頭；
是他那有力而動人的歌聲，
喚醒了我們，牽向正義的旗方。

當大地獲得蒼松的腰纏，
黑髮和紅髮都佔住山頂的峰光，
他已經站立在高高的山頂上，
向全世界吟唱出光明的歌頌。

他水不忘懷洪戰歌的使命，
他勇敢而時代的巨浪向前衝去，
為人類指出那向光明的希望，
是大地的哀痛，

「『新水滸』」的意見，具如上述。正組作齊鵬，這是「舊組」之作，「舊水滸」有缺點固不免。然而，總說，無論如何，這本書亦利用舊形式不致腐敗，其中，將是一部能傳記念的作品，它的成功與失敗之處，將是可資寶貴的經驗與借鏡。」也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出了我的意見，製作有求於此些諸來的參與呢？」

[illegible]

失去了青春的人羣

——海濱與我散記

「海水西日光，白雲東國宮。誰使珠璣去，誰使道旁勞！」這首唐人的詩句，在一個初夏的清晨，我們才從北海岸的深處，一度向××環顧。

那時，正是潮水起時，密密的波浪，翻騰着拍打了摧殘的船桅；無數種的蘆葦隨着海水盪漾；

圓二三尺的方土，或高低較高的半圓的土堆上面，不知何處的三二三個工傭，被破的破衣，不覺突然有線性的排列起來。

這時太陽已經漸漸顯出，被金色的光芒所淹沒，被金色的光芒所淹沒，到了人間。蒼碧的一抹工作着的頭面，我停住了好奇地望他們們停住了一小隻小小的輪船，被一隻長長的刀狀的網籠，分卸

[illegible]

踏在沙沙作響的沙灘上，感到無限的自慰。
漸漸地，我近了，遠遠望見的羣嶺，已經可以在一片白茫的雲霧中，東一塊西一塊的零星閃過，看到二個一隊的人們，一前一後的拾着長約六七尺，木底把它的輪胎，和它在一起。再向其他的人們，看到離手是不遠的土壁上，把這好泥土，鋪在一個圓形直徑三尺多圓，二尺多深的舖有乾草的圓坑上面。讓以普通的海水，使

上的白木棺材，與日增加，到了第二年春水發時，就又要為淹水洗淨。當時正在和我談劉淑雲，一個阿嫂，媳婦還不起來呀？等你的親族派一位司祭把布短衣洗了，青色褲子的中年婦人，的坐在橋底下，內心忐忑的張望著。

那漢陽橋是管橋的，工作到拿他們運送者都失去了，當人們的生活得到鹽味興舞的時候，也許不會想到還有一隻展覽的善橋者呢！

秋
遠

「……現在都是不平等的了，」現在都不過乞丐的半壁江山，分給他們一條半皮草圍裙，因為那件是身單衣單的。今天指揮員說：『老頭子，你別生氣，現在在可憐的傢伙裏面，我現在可以幫你們去弄些錢，幾年多以後的時候，他只要看條像樣的毛毯褲子在就可憐了』，於是大家力。」

「這就是命運！」人類這般可以說是命運！人類這般的命是區區談論像他一樣的向好轉轉的，那是必然的，不過這種機會不是自願的，而是需要人力！」

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又跳下馬于耶魯·延安在城東、附近有些山嶺的小園裏了。

他是快樂的工作，吃飯、休息，此外就是沒有什麼憂慮，乞丐的時代在他，在這塊地帶已經成

李 翊
——獻給故張環先生——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的白木棺材，假日增加到第二年春水發時，就又為海水洗淨。

當時正在和我談到葬味時，「阿福」媳婦不期而至，等她的嘴也不閉，一位窮苦但知識青年模樣的中年婦人，坐在樹蔭下面，內心忐忑的明瞭著。

海濱區還是貧瘠的，工作到拿得過運送都失去了，當人們的生活得過且過的時候，也許不會想到還有一羣飄蕩的靈魂吧！

[illegible]

來渝應診名醫

內科薛映暉醫師

城內診所 雞街口蜀德公司
南岸療養所 彈子石陳家花園

電話一三七五

柏林大學 醫學博士 王畿道醫師

曾在南岸清水溪野家院寓所應診 出診面洽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備外
 專家
 魯道南診所
 日夜
 應診
 戴志強牙醫師
 診所：南坪北橋頭上橋街電話二五號
 時間：上午七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星期日停診